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給五

唐西明寺釋道宣撰

辨惑篇第二之十

內德論第一

門下典儀李師政

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警去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蹈華夷士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

研精以考真妄沉思而察苦空無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網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知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敬僧叡慧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哉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掃氛禳清八表救塗炭寧兆民五教敬敷九功惟序總萬

古之微猷改百王之餘弊搜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芟夷群惡屏四部之穉莠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搢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鋒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申通

僧寔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長惡於臣民戒本防非何損害于家國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亂無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無以致遠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曾之無筭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為違之而暴亂未有遵之而凶虐始五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有謂正覺為妖神比淨施於淫祀訾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迷民起謗反功德以為疣此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

憤而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切磋所
 惑積稔於茲信隨聞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誓
 而不信今則篤信而無毀近推諸已廣以量
 人凡百輕毀而弗欽皆為討論之未究若令
 探賾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篤敬志均

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鈞深識不臻妙少有所
 聞微去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辨惑第一
 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辨殃慶之倚伏空
 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覈之以群言考之以
 衆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折淫祀之虛誹徒

有斯意寔乏其才屬詞鄙陋援證庸淺雖竭
 愚勤何宣聖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譬而
 深悟也如蕃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之
 餐儻救饑于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案顧
 瞻菲薄良足陋矣

辨惑篇第一

有辨聰書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迦生於

- 一惑佛出西胡
- 二惑周孔不言
- 三惑毀佛譽道
- 四惑比佛妖魅
- 五惑昔有反僧
- 六惑比僧土象
- 七惑識毀鬚髮
- 八惑泥種事泥
- 九惑有佛政虐
- 十惑無佛民和

天竺修多出自西胡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逮攝摩騰之入漢及康僧會之遊吳顯舍利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尚淨圖沙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麗王侯之居旣營之于爽塏又資之以膏腴擢脩幢而曜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人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在何尊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絕鑄鑄貨泉可以無費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爲之貴廢僧以從編戶益

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詣闕而効愚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利民矣吾子以爲何如乎
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過歟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如不及覩速禍之萌祗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徙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忠臣奉國之計非孝

子安親之方觀疋夫之自愛豈不反醫而違
卜況忠臣之愛君如何勸殃而阻福乎何異
採藥物以薦君而取農岐之所忌求醫術以
奉親而反和鵠之深致彼勸取忌而用毒良
非重慎之至意施諸已而猶懼矣矧敢安於
所天乎若夫廢宗廟之粢盛供子孫之魚肉
毀蒸嘗之黻冕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
恩不崇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饒思廢養以
潤屋如此者可謂忠乎可謂孝乎且夫周棄
弘播殖之教遂配稷以長尊勾龍立水土之

給五

四

功亦為社而恒敬坊墉小益尚參八蜡之祭
林澤微靈猶行一獻之祀況夫三達無礙之
智百神無以儔十力無等之尊千聖莫能匹
萬惑盡矣萬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
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槃之
常樂身光赫奕奪朗日之流暉形相端嚴具
聖人之奇表微妙玄通周孔未足擬議博施
兼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謂
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
仁聖之德者豈為謫誑之說哉靜而思之蔑

不信矣至如立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於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信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民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法眼明結五了觀福報之無量金口信實說咎因之不朽五凡百士民皆非目見縱未能信其必爾亦何以知其不然哉冥昧不可以意決深遠唯當以聖證豈不冀崇之福資於君父畏毀之累及於家國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

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子欲苟遂媚嫉之褊心不弘忠慎之深慮阻祈福之大緣毀安上之善業乃取咎之道也豈盡忠之義哉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苑頗同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餐而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傳君者又甚余曩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辨傳君之感言以釋吾子之邪執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

奉之於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碑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

遐邇若夫尚仁爲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餘殃勸爲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但褊淺而未深至齷齪而不周廣其恕已及物孰與佛之弘乎其覩末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空析有

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始尚於此而爲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

而計親踈手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傳謂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夫天文曆象之秘與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脉孔穴之譎候針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

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層巖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蔽通豈得以詩書早播而特隆修多均五晚至而當替人有勿覈藜藿長餘梁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七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梁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皆遇化身示隱顯之迹法體絕興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

赴感計脩促于來去乎

傳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也夫釋老之爲教體一而不二矣同蠲有欲之累俱顯無爲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無非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無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既同衆狙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旨漆園內外之篇雅奧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常讀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

訾之哉抑又論之夫生死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黃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覩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當非於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

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言也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猫何以

降帝釋之高心推天魔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捨愛辭榮求魍魎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魍魎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道履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煙霞之表並稟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專妖奉魍魎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耳又傳氏之先

毅字武仲高才碩學世號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毅有功焉竊揆傳令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也何為毀佛謗法與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令闕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闕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君子可不思其言乎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寶之以為

天訓何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傳
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
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為國謀而不忠乎
為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勸思
患而預防唯百齡之易盡嗟五福其難常命
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速而杳
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濟藉信翻
以高翔宜轉咎而為福何罔念而作狂也
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況今天下僧尼二
十萬衆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

拾五

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多
士隣有逆兒而逐已之順子昔有亂民而不
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衆非雲
集於一邑寔星分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
以關河無徵發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
五三凶險一二闡提既無緣以烏合亦何憂
於蟻聚且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
出家寧求帶鉞之用何乃混計僧尼之數雷
同梟獍之黨構虛以亂真蔽善而稱惡君子
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闕尼父

之失皂服爲非豈是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
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
人稟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
之源而令染於惡人不皆賢法實盡善何得
因怒惡而及善以咎人而棄法夫口談夷惠
而身行桀跖耳聽詩禮而心存邪僻夏殷已
降何代無之豈得怒跖而尤夷惠疾邪而廢
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
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篤信于
妙法不苟黨於沙門至於耘稊稗以殖嘉苗

肅姦回以清大教所深願矣

傳云道人土梟驢騾四色皆是貪逆之惡種
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
學道離貪何名貪逆若云貪善提道逆生死
流則傳子興言未達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
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能止具諸釋典可
得而究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爲梟獍之事
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爲況爲禽獸之行乎何
乃引離欲之上人疋聚塵之下物校有道之
賢俊比無知之驢騾毀大慈之善衆媿不祥

之惡鳥謂道人爲逆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白爲黑類如此乎

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去鬚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訶毀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傷則甚矣剃鬚落髮毀乃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蒸民尚焚軀

以析澤墨敷絮愛欲摩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

論五

十一

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其謂至德矣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德全乎三讓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搢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

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爲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爲不忠未之信矣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丸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泥丸或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不可忘故爲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

心用伸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爲過者故亦以惡爲功矣傳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不思之言也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弘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妲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爲道慈悲喜護齊物我而等怨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旣弘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

經甚戒之矣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
羿浞桀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弘少
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以用其謀湯
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
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乾溪
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為益非小延福祚於無
窮遏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為損無之為益
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與佛何讎而誣之至此
佛何所負而疾之若讎乎

此又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
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
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姦宄作士命
於臯繇獫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傳謂佛
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構虛言皆違實錄一縷
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競
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為教也
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
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
以為褒貶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

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
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書生
心伏而色愧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
道自佚忽於所未究翫其所先迷背正法而
異論受邪言以同失今聞佛智之玄遠乃知
釋教之忠實公五豁然神悟而理據足以蕩逆而十三
祛疾雖從邪於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來
誠以爲口實矣

內德論通命篇第二

或曰聖人陳福以勸善示禍以戒惡小人謂

善無益而不爲謂惡無傷而不悔然有殃有
福之言乃華而不實無益無傷之論則信而
有徵何以言之也伯夷餒矣啓期貧矣顏回
夭矣冉耕疾矣或侈侈隆富言罕及於義方
或皜皜壽考名不稱而沒世仁而不壽富而
未仁書契已陳不可勝紀故知仲尼殃慶之
言徒欺人耳文命影響之喻殆難信乎有敦
善行而不怠者嗟斯言之長惑焉乃論而釋
之曰夫殃福蓋有其根不可無因而妄致善
惡當收其報必非失應而徒已但根深而報

透耳目之所不該原始而究終儒墨之所莫
逮故隨遭之命度於天而難詳歿壽之年考
於人而易惑人之爲賞罰也尚能明察而不
濫天之降殃福也豈反淆亂而無倫哉故知
有理存焉不可誣矣非夫大覺而遍知者孰
能窮理而除惑哉卜商賈誼之爲言班彪李
康之著論但知混而謂之命莫辨命之所以
然何異見黍稷於倉廩而不知得之由稼穡
覩羅統於篋笥而未識成之以機杼馬遷嗟
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

含憤而無以釋皆觀流而弗尋源見一而不
知二唯觀釋氏之經論可以究其始終乎爲
善爲惡之報窮枝派於千葉一厚一薄之命
照根源於萬古辨六趣之往來示三世之殃
福乃知形歿而業無朽焉人死而神又生焉
或賢聖而受宿殃六通之適口之饌十四或禽獸
而荷餘福四足懷如意之寶爲業既非一緒
感報寔亦千變業各異而隨心報不同其如
西也原其心也或先迷而後復或有初而無
終或惡恒而罔悔或善粹而常崇或爲功而

兼咎或福微而慧隆或罪拘而情異或功殊而志同故其報也有先號而後笑有既得而患失有少賤而卒凶有始榮而終吉有操潔而年歿有行鄙而財溢有同罪而殊刑有齊德而異秩業多端而交加果遍酬而縷悉譬如畫工布丹青之彩鏡像應妍媸之質命招六印達季子之遊談業引萬金果朱公之計術取青紫如俯拾有昔囚之助焉達禮樂而固窮無宿福之資也讀論者繼踵而張文獨尊其榮說詩者比肩而匡衡偏高其位或功

勤可記而祿不及於介推或咎隙當陳而爵先加於雍齒韋賢經術遠勝黃金之匱趙壹文籍不如盈囊之錢此豈功業之異哉故由宿命之殊耳或材小而任大宰衡無赫赫之功或道著而身微孔墨有栖栖之辱亦有德位俱顯給五元凱列唐虞之朝才命並隆十五傳呂受鹽梅之寄二因雙殖則兼之也如此一業孤修則其偏也若彼管仲釋囚而登相李斯為相而被刑范睢先辱而後榮鄧通始富而終餒非初訥而末辯豈昔愚而今智由果熟而

泰來以福盡而逆及若言敗伍胥者宰嚭也
非由昔殃濟張倉者王陵也何關往福此為
見緣而不知因有斷見之咎矣若言業縻好
爵不念同昇之恩命偶仁風無愧來蘇之澤
此為知因而不識緣有背恩之罪矣若兼達
其旨兩遣其累進德修業豈有闕乎春種嘉
穀方賴夏雨以繁滋宿植良因乃藉今緣而
起發受膏澤而荒蕪不墾之地也遇明時而
貧賤無因之士也因緣之旨具諸經論觸途
而長皆此類焉若唯見其一不會其二咎累

之萌傷其德矣觀釋典之所明也白黑之業
有必定之與不定禍福之報有可轉及於無
轉為德為咎唯穰可轉之業若賢若愚無移
必定之命夫大善積而災銷衆惡盈而福滅
理之必然信而不惑譬如藥石勝而疾除水
雨注而焚息巨隄之堰洧流蕭斧之伐朝菌
但疾處膏盲良藥有所不救火炎原隰滴水
固其無解鄧林之木非隻刃而可盡長江之
流豈一塊之能塞大德可以掩微瑕微功不
足補大鈜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

力其業微者報不堅其行堅者果必定不堅
故可轉必定則難移可轉之難故三唱息巨
海之波難移之厄則四果遇凶人之害劉昆
小賢致反風而滅火唐堯大聖遭洪水之襄
陵准此而論未足惑矣晉文增德殄長蛇於
路隅宋景興言退妖星於天際此不定之業
也邾文輕已而利民有德而無應楚昭引災
而讓福言善而身凶乃必定之命也或同惡
而殊感或善均而報異皆昔因之所致也何
足怪之於一生哉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

給五

十六

不畏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佛之所云業
也儒之所謂命也蓋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
論焉命繫於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
隨業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已怨天尤上
不亦謬乎詩云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曰禍
福無門唯人所召此云天之不可推而責之
於人矣孟軻干魯不憾臧倉之蔽仲由仕季
無恚伯寮之讒則謂人之不可責而推之於
天矣其言若反其致匪殊要而論之同歸進
德克己戒人以勗乾乾之志樂天知命蠲其

感感之尤夫然故內勤克念之功外弘不諍
之德上無怨天之咎下絕尤人之累行之中
和於是乎在古之善爲道者其從事於斯乎
昔者初聞釋典信之不篤拘其耳目之間疑
於視聽之外謂前因後果之說等莊周之寓
言十五天上地下之談類相如之烏有覩姦回之
漏網則爲非而不懲聞忠直之逢尤則輕善
而無勸甚哉此惑也知業則不然夫達業之
君子無私而委命仰聖賢之清德敦金玉之
高行無悶于陋巷之居忘懷於名利之競所

以畢既往之餘業啓將來之長慶不顧流俗
之嗤毀豈求鄉曲之稱詠哉夫種植不見其
長有時而大砥礪莫覩其虧終銷厥厚今形
善惡之報爲時近而未熟昔世吉凶之果須
數終而乃謝譬如稼穡作甘不朝種而夕稔
蒺藜爲刺亦春生而秋實不耕而飽飫者因
昔歲之餘穀不賢而富壽者荷前身之舊福
天道無親踈人業有盈縮由斯以推天命可
得除疑惑矣若夫虞夏商周之典黃老孔墨
之言道唯施於一生言罔及於三世則可惑

者有六焉無辭以通之矣示為善之利謂爵賞及名譽陳為惡之害明恥辱與刑罰然逃賞晦名之士以何為利乎苟免無恥之夫不受其害矣何足以為懲勸哉可惑者一也云天與善降之以百祥謂神糺淫加之以六極然伯牛德行而有疾天豈惡其為善乎盜跖凶暴而無殃神豈善其為惡乎何禍福之濫及哉可惑者二也若云罪隨形而並滅功與身而共朽善何慶之可論惡何殃而當戒若善惡之報信有而非無也食山薇以飢死何

處而加之福膾人肝而壽終何時而受其禍何善惡之無報哉可惑者三也若云禍福由其祖禰殃慶延於子孫考之於前載不必皆然矣伯宗羊斟之嗣絕滅於晉朝慶父叔牙之後繁昌於魯國豈祖禰之由乎可惑者四也若云觀善察惡時有謬於上天故使降福十五流災遂無均於下土然天之明命寧當闇於賞罰乎曾謂天道不如王者之制乎可惑者五也若云禍福非人所召善惡無報於後而百王賞善而刑淫六經褒德而貶過則為虛

勸於不益妄戒於無損何貴孔丘之弘教何
咎嬴政之焚書乎可惑者六也然則善惡之
所感致禍福之所倚伏唯限之於一生不通
之以三世其理局而不弘矣何以辨人之惑
乎防於惡也未盡導於善也多闕其取義也

尚淺其利民也猶微比夫十力深言三乘妙
法濟四生于火宅運六舟於苦海高下之相
懸也若培塿之與崑崙淺深之不類也死漢
行之與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昔維摩詰之
明達及舍利弗之聰辨經論詳之可得而校

足以逾項託超孔丘邁李老越許由伏墨翟
推莊周吞百氏該九流書籍所載莫之與儔
然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
師事釋迦伏膺善誘豈不識其道勝而鑽仰
之手

內德論空有篇第三

給五

十九

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無所慙懼自謂大
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斷見者曰經以法喻
泡影生同幻化又云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
知殞因收果之談天堂地獄之說無異相如

述上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愚
蒙假稱珍怪有其語焉無有實矣至如舟疾
顏天以攝養之乖宜彭壽聃存由將衛之有
術貴賤自然而殊苦樂偶其所遇譬諸草木
區以別矣若萸莢之表祥瑞連理之應休明
名載于竹帛狀圖於丹青此則草木之貴者
也若被三徑而易蔓亘七澤而難翦充僕妾
之薪蒸被牛羊之履踐此則草木之賤者也
若列挺千雲之峯羅生絕跡之地斤斧莫之
及樵蘇所不至此則草木之全壽者也若匠

石之所數顧農夫之所務去遭荷蓀之奮鋤
值工輪之揮斧此則草木之天命者也若篠
蕩比質於松栢蕙若同氣於蘭芷翠陵寒而
未渝芳在幽而不已草木之賢俊者也若若
藜生而見惡枳棘多而莫美在詩騷之比興
以死姦而喻鄙草木之庸猥者也若乃異臭
殊味千品萬形壤之所殖胡可勝名何業而
見重何因而被輕何尤而速斃何功而久生
何咎而枯槁何福而華榮何習而含毒何修
而播馨此豈宿業之所致乎乃自然而萬差

耳人之殊命蓋亦如是豈由前業使之然哉然則無是無非大乘之深理明善明惡小乘之淺教愚騷者合真謹慎者乖道何為捨惡趣善而起分別之心乎又嫌佛之說法端緒太多論空說有自相乖背此是佛闍衆生耳

拾五

二十

何不唯明一種之法乎邪空之說云爾正空則不然矣苟識空有之理者豈發如是之言乎此既喻非而博言偽而辨懼其迷誤後人增長邪見聊率所聞試論之曰

若夫如夢如幻如響如泡無一法而不爾總

萬像而俱包上士觀之以至聖至聖體之而獨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逍遙然理不自了正觀以昭心不自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銷德不自備勤修乃饒六蔽既除則真如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遙故真諦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指事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混淆六度不可為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為出世之橋投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堯舜不可比之於昏桀幽厲不可同之

於聖堯忠賢不可斥之於荒野邪佞不可昇
之於明朝不可反白而作黑不可俾晝而為
宵不可以邪言於正不可持鳳比於梟何得
同因果於兔角疋罪福於龜毛手雖引大乘
之妙言不得妙之真致說之於口若同用之
於心則異異者何也拾五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
以空資其愛智者觀空以除惑惑者論空而
肆害達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
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
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騏驥

浮水勤而無功舟楫登山勞而不進豈騏驥
舟楫之不善哉但浮水登山用之反也讀淨
名離相之典而廢進修誦莊周齊物之言以
縱情欲無異策駟馬而泝流權方舟以登坂
望追造父之長驅欲比越人之利涉不亦難
乎夫淨名有清高之德莊周無嗜欲之累故
知斷見之論空與無為之道反矣夫妙道之
玄致即群有以明空既觸實而知假亦就殊
而照同其何類也譬如對廣鏡而傍觀臨碧
池而俯映衆像粲而在目可見而無實性緣

生有而成形有離緣而喪質水過寒而冰壯
冰涉溫而堅失凡從緣而為有雖大有其何
實故天與我皆虛我與萬物為一菩提不得
謂為有何況群生與衆術故察於物而非物
取諸身而匪身麗天著而皆妄鎮地崇而莫

真言論窮理而無說賓客盈堂而無人艷色
絕世而無美瓊寶溢目而無珍善惡殊途而
不二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也
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辨非無事有而無妙
實義空而匪太虛無人非闕戶之間無見非

而牆之愚無說非金人之口無體非棘猴之
軀無動非山立之貌無別非雷同之說無真
非魚目之寶無實非鴈足之書財比夢財而
莫異色與幻色而何殊倚頓等原憲之產宋
里疋平城之妹道智了空而絕縛俗情滯有

給五

二十二

以常拘人與業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
天堂類天而匪妄地獄等地而焉虛非同楊
雄之假稱玉樹曼都之矯見神居何乃取空
言而背旨援卉木而比諸夫夜光結綵之寶
南威毛嫱之色人皆見其有而興愛孰能體

其空而不染，雖皆蕙芥之隙，青蠅貝錦之讎，莫不著其相，而興憤，豈能比於空而不憾，獨謂鄙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惑應捨而未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此豈淨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玄旨乎！大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證萬物之本寂，知四大之爲假，視西施如行廁，比南金于碎瓦，五欲不能亂其心，四魔無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而過寡，截手足而無憾，乞頭目而能捨，八法不生，二相萬物觀

如一馬故能證無上智，爲薩婆若_反，若得其理也，解脫如此，失其旨者，過患如彼，何得爲非而不懼，崇邪以爲是，夫見舟見水，皆非真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濟，病體藥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殞，病因藥除，犀角鴛毛等類，泡沫而飲，鴆者死，服犀者活，淡水醇醪，並非真有，而漿不亂人，酒能生各，忠順叛逆，皆如響，而叛逆受誅，忠順獲賞，罪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以善臻，禍因惡致，善惡諸法，等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萬法真性同

結五

二十三

一如矣無妨因緣法中有萬殊矣空有二明
不相違矣真俗二諦同所歸矣若謂小乘有
罪福之言大乘無是非之語似胡越之殊趣
若矛盾之相拒童子尚羞翻覆聖人豈爲首
鼠良以道聽而途說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
考而深思必疑釋而迷愈矣敬惟十力世雄
無上慈父言無不實慈無不普相無不離視
無不覩德無不周過無不去善無不勸惡無
不沮香塗不欣刀割無怒不受從順不憎違
拒福慧圓滿而靡餘煩惱罄竭而無緒拔三

界之沉溺啓四生之齷齪空有俱照以相濟
真俗會通而雙舉務在量病而施藥不可違
中而偏處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
極大乘之首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
之咎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乘
之理都無因果乎大取相而爲善則善而未
精見相而斷惡則斷已復生若悟善性寂而
無作了惡體空而何斷乃令三障氷銷而寂
滅萬德雲集以彌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
一蚤道邁人天豈得闕之以寸管而喻之於

檮杌測之以愚短不亦謬哉夫說空而恣情者不能無所苦也疾痛惱之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不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飢矣無裘禦冬則苦寒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輕而不避乎夫五福之與六極人情所不能齊也故居窮而思達處危而求安嬰疾而願愈在感而羨歡愛壽考而忌短折榮世祿而耻形殘樂加之而欣笑苦及之而憂歎何得雷同於善惡而不修於福因乎觀萬姓之異稟寔千種而殊級或比上壽而有餘或疋下殤

拾五

二十四

而不及或衣單布而無恙或服重襦而寒入或藉草土而安和或處床褥而風濕或不治而自愈或雖治而不立或無術而體康或善攝而痾集其形之表也均有髮膚膚之內也府藏奚殊皆含血而包肉並筋連而骨扶何一壽而一天何一充而一癯稟何靈而獨實受何氣而偏虛虛者不獨埃塵而作體實者豈偏金石以爲軀未必壽長者有醫術齡促者無道書何謂專由攝養不在業乎亦有天命胞胎受疾嬰孩喜怒未競嗜欲未開未觸

冒於寒暑未毀悴於悲哀壽欲何而夭疾何
從而來則其所以然者豈非前業之由哉至
如漢昭哀之二主魏文明之兩帝或未三九
而登遐或僅五八而捐世術人雲集但致李
氏之靈方士如林不救倉舒之逝君王不乏
於藥巫醫豈秘其藝何寢疾而弗瘳何促齡
而莫繼豈非隨業而感報非道術之所濟乎
然經稱施藥之功佛歎醫王之德孔公明慎
疾之軌老子有攝生之則不信業者既迷不
順醫者亦惑能詳因果之深淺乃辨藥石之

結五

二十五

通塞可究之以智慧難具之於翰墨至如公
明辨崇扁鵲除痾河東郭璞譙郡華他廣陵
吳晉彭城樊阿或禳凶而作吉或止疾以爲
和何得不信醫術之有益乎然景純識加刑
之日而不能使刑之不加公明知壽盡之年
不能令年之不盡扁鵲華他不能使其親不
歿吳晉樊阿不能令其躬不殞何得不信長
短之業乎醫由業會藥依緣聚醫實有功藥
非無取必死之病雖聖莫之蠲可療之疾待
醫而方愈竟由業反則僵尸遇再生之藥命

以業徂則聖賢爲一棺之土壽之脩促體之安苦隨遭否泰妍媸伸偃千品萬端皆業爲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美惡非關於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斤斧伐木不驚刀杖加人則懼匏瓜繫而不食羽毛食而馳騫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引喻夫空有略談則率由心業前且詠其生常今則示其正法小乘以依報爲業有大乘以萬境爲識造隨幻業而施之天地逐妄心而現之識草若翳目觀乎空華比睡夢現其生

老若悟之於心業則唯聞乎佛道原夫小乘之與大乘如小學之與大學幼唯教之以書計長乃博之以禮樂始蒙然而類牛毛終卓爾而同麟角此乃爲訓之次序何有異同而可剝良以衆生之根有利有鈍是故聖人之教或漸或頓或致之於深遠或進之以分寸結五雖百慮而一致非異道而乖論乃有執空門以及教論大乘而謗小佛不闢衆生衆生自不了譬闇室之無燭如夜遊而未曉故相剝奪而誼誼競是非而擾擾何以揀芙蓉於木二十六

末尋吳楚于燕趙不亦謬乎夫一味無以和
羹一木無以構室一衣不稱衆體一藥不療
殊疾一彩無以爲文繡一聲無以諧琴瑟一
言無以勸衆善一戒無以防多失何得怪漸
頓之殊異令法門之專一夫法門之多品如
藥石之殊功救冷以溫物爲用去熱則寒藥
宜豐或特宜於禦濕或偏須於止風不可同
病而殊藥不可病殊而藥同若守株而必礙
能違變而後通何得拘一途而相剝起戰爭
於其中乎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力勸戒聞

當不疑勸之者應修戒之者宜遠抑凡情之
所耽行聖智之所願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
冒臆而爲斷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
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析
有也則一毫爲萬其等空也則萬象皆一防
斷常之生尤兼空有以除疾彼菩提之妙理
實甚深而微密既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慎而
無放佚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
有如皎日

廣弘明集卷第十四

